

民間推動文化交流

交流這個字眼，予人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文化交流尤其是，官方、民間舉辦的交流活動多不勝數，譬如各個藝術節連場上演的工作坊、座談會，或是大型的研討會，香港因着地理優勢及成熟的體制，在銜接各方都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然而交流雖多，卻往往停留在表面，交流了什麼、有什麼得着，回頭一想卻想不出個所以然。

一直關心香港文化發展的榮念曾，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便嘗試與內地對話，近年更策劃不少交流活動，旨在挖掘劇場更多的可能性及以自身經歷啟發他人。他笑言自己像個「媒人」，為不同文化、不同劇種「牽線」，透過互動、交流、合作，為傳統戲劇及當代劇場尋找機會。

「香港有潛力做更多文化交流工作。」他說。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剛忙完朱鸚藝術節的他，回到香港便埋首於《看不見的城市》的籌備工作，從年頭忙到年尾，沒看過他清閒下來。

提起朱鸚，他依然興奮，認為今年的「反申」主題特別有意思，特別是從日本遠道而來的能劇大師，他們獻演的《楊貴妃》讓人耳目一新，「能劇演員很貴，幸好得到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支持，為演員們支付旅費。」藝術節更集合了印尼、印度的非遺大師，及一眾活躍於實驗劇場的創作者、演員，他們觀看彼此的演出，並在研討會上提出意見。

交流是你來我往，甚至唇槍舌劍的，這也是榮念曾眼中帶有反思、批判思考的交流，更重要的是「研究會、工作坊、討論、策劃過程等，這些都是內地所缺乏的。」正因為欠缺，他覺得更要去。

發展智庫

從1997年開始，榮念曾便着手籌辦大型的ICH conference (非物質文化遺產研討會)，迴響雖有，但力度不足，政府未予以重視。

「政府一直把文化藝術當成活動來辦，而不是經營智庫，啟發大家思考，這是很可悲的事。」他批評政府短視，沒有長線計劃，推動文化只是見招拆招，並沒有周詳的策略。因而西九成立之初，他便一直提出發展「非物質文化智庫中心」的目標，盡可能放眼世界，「做不到世界，就做亞洲，做不到亞洲，至少做東亞或東南亞，做不到東亞或東南亞，那至少以兩岸四地為中心。」然而政府至今仍未有做智庫的意識，學界亦不爭氣，只着眼於微小之事，而不是從制度與戲曲的角度加以辨析，並沒有向政策者提出實質的建議。

「香港作為一個多元社會，可以是很好的橋樑，也有潛力發展成ICH中心，因為內地暫時沒有實驗性大膽、跨越性的對話平台。」台灣也朝這個方向發展，明年開幕的台灣戲曲中心便是一例，打算直面世界，但榮念曾亦有所憂慮，國光劇團、台灣國樂團、台灣音樂館等團體進駐其中，資源大多落在製作上，而不是用來做智庫，前景堪虞。「香港的資源也不是用來做研究，其實每個製作背後都牽涉大量研究，與政策、環境息息相關，而不是單純做一個作品，這也是香港的問題。」

他多次向林鄭提及此事，也為西九的定位不清感到悲哀，「那時請連納智，他根本不明白我們在做什么，他只是一個營運者，我們就在付學費，這些學費讓我們學會了不要只看重於品牌。你買一個品牌回來，表面上好像有很清晰的程序，但真正能做事的人不是通過這些渠道找出來的。」

啟發後輩

一方面鞭策政府，一方面也將理念實踐出來，與昆劇演員的長期合作便是最好的例子。2004年，他首次與江蘇省演藝集團總經理、國家一級演員柯軍合作，在挪威舉辦的「中國文化周」上演《夜奔》，這也開啟了他與南京演員的合作之路。2010年上海世博會日本館的邀約，更奠下與江蘇省演藝集團、江蘇省昆劇院的良好合作關係，彼此緊密來往，他更邀來日本、新加坡等藝術工作者，一同探討傳統與創新的可能性。這批年輕的昆劇演員，如楊陽、徐思佳、孫伊君、朱虹等，在榮念曾與柯軍的鼓勵下，慢慢走出傳統框

架，不再局限於昆劇的圈子裡，反而開始思考未來。

香港與南京的對話愈來愈成熟，不僅是集中於作品的討論上，昆劇演員們從創作窺探到體制，並向榮念曾提問為何可以不依賴體制、只靠一群人的力量便組織出進出這樣的團體。「你們也可以做到啊。」榮念曾笑着對他們說。因而，這幾個演員便自發排了一齣實驗昆劇《319·回首紫禁城》，頗為矚目。「他們不靠政府不靠組織，是自己發展出來的。」他與柯軍都相信，傳統演員願意走出框架、接受新形式的話，可以迸發很大的力量。「這對江蘇省昆劇院與江蘇省演藝集團影響很大，間接也影響了北京、杭州、上海、蘇州、湖南等昆劇團，大家都開始注意江蘇省昆劇院與我們的合作。」

榮念曾認為香港可以擔任橋樑的角色，為傳統劇種牽頭，亦讓彼此反思不足。「我與很多劇種合作過，包括京劇、川劇、梆子、秦腔、黃梅戲、粵劇，還有廣西的幾個團。」十多年前，他與京劇、河北梆子、秦腔、昆劇等演員，在大會堂做了一系列實驗，之後又請來紅線女的女兒紅虹，加上歌仔戲演員，在台北做《獨當一面》演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互動真的很重要。」他回憶道。

政策短視

所謂的中介人角色並不好做，但在榮念曾眼中，香港做文化交流肯定比內地做得好。「在香港，我們至少可以與政府平起平坐、談很多事，這是我的感覺，它（政府）尊重又好、怕又好，至少LCSD（康文署）有些人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至少不會打壓，這也是香港最寶貴的地方。」他指在內地做事很多限制，稍為不慎便觸及地雷，此前與南京演員排戲，柯軍便曾委婉地提醒他哪些可以做、哪些最好不要做，亦有長輩語重心長地跟他說，要他「不要害了這些演員」。

他亦從善如流，只要主旨、結構不變，他也樂於刪改。去年在上海做《坐井》，裡面有段長獨白，講劇場本來就是這樣，政策本來就是這樣，遊園驚夢本來就是這樣，昆劇本來就是這樣，中國本來就是這樣……「大家都害怕，後來上海當代美術館建議我們不要賣票，我也沒意見，反正票房不是我們的，所以不算是official演出。」但觀眾看完難掩驚訝，大家心知這些獨白都有下文，譬如遊園驚夢本來就是這樣，那遊園驚夢本來是怎樣的，遊園驚夢為什麼會這樣等，引來思考。

「他們發現，第一原來香港可以做到這些，第二是反思自己為何做不到，第三他們開始明白藝術和社會的關係。」

內地觀眾因為這些合作交流，眼界大開，而香港手握大把資源，卻原地踏步。淺層的交流、政策的欠缺、資金的錯配讓人力不從心，「大家見招拆招、短線發展，慢慢被市場控制。」言談間，榮念曾盡是無奈。



進念·二十面體聯合總監 榮念曾。

喻榮軍：交流需與城市定位相輔相成

現任上海文廣演藝集團副總裁、上海國際當代藝術節總監的喻榮軍指出，上海有很多文化交流活動，但官方在做文化交流時，「比較急功近利，一說交流就要有效果，要花錢馬上去做，把一幫人拉在一起談。」他認為交流有好有壞，看清自己、做好自己，在交流裡了解自己的定位，才是好的交流，反之，為交流而交流則容易產生反效果。

在籌辦上海國際當代藝術節、上海國際喜劇節時，他也有交流的概念，但不容易執行。「交流要有好的政策、有資本上的支持才能成事，但有時資本和政策有一定的導向性和驅動力，我們作為文化工作者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自由的個性，兩者有時候是有衝突的，資本是把雙刃劍，政策也有目的性，藝術家要很當心去處理藝術與政治的關係。」他更提到，地理的區別決定了城市交流的機會，香港是文化交匯之地，交流的機會必然更多，但上海在多年的封閉環境下，現在才慢慢打開國門，自然不夠成熟。

目前，民間是推動交流最大的力量，可以推動和鞭策政府。



不同地區、不同劇種之間需要互動、交流、合作。

郭踐紅：吸收新意之餘不能失去自我

新加坡與香港同屬東西交匯之地，發展的脈絡相近，而且新加坡政府對文化發展甚為重視，投入不少資源推動藝術發展。但在新加坡實踐劇場藝術總監郭踐紅眼中，卻始終覺得「政府哪裡有利可圖，就往哪裡跑。」她表示，政府推動文化只是為了打造品牌，以藝術作為外交手段，吸引旅客、吸引投資人、吸引外來人才、吸引新加坡人才留下來。而政府在策劃交流活動時，也只是為了業績、成果，並沒有考慮到藝術家的想法。「藝術創作不能只想成果，而是過程，這才是藝術交流最重要的部分。」

對她來說，新加坡畢竟是個小地方，東西都很單一，「所以我們更加追求刺激，而且我們都是移民，願意接受新東西，會想嘗試新東西，因為大家都很開放，但有個條件是吸收新東西之餘不能失去自我。」

實踐劇場雖然成立五十年了，但近幾年才為人熟知，此前因為收支不平衡，主要以國內市場為發展重心，「近幾年經濟比較平衡，穩定了便想往外走，而且我們要內外兼顧，我們不只是想市場，我們也想要傳承、教育。」



江蘇省演藝集團總經理柯軍。

走東走西

文：余綺平

冰箱的歷史

白色冰箱，立於廚房一角落，毫不起眼，愈平凡的東西，有時候，愈引起別人注意。但是，冰箱的發明改變了世界。冰箱，與現代生活息息相關。「倘若邪惡勢力欲毀滅文明，他們只要關掉全部冰箱。」上月出版《冰凍》(Chilled)一書的作者傑克遜(Tom Jackson)如是說。

英國作家傑克遜大學攻讀動物學，經常出入森林曠野。工作之餘，他喜歡寫作，尤其對自然歷史和科技發展感興趣。傑克遜屬多產作家，今次他挑選了「冰箱」做題材。他不是科學家，內容當然不會以沉悶的科學分析，去講述冰箱的發明，他以極為深入淺出、生動活潑的手法，詳述冰箱的歷史，令該書趣味盎然。

傑克遜的冰箱故事，始於上古年代的蘇美爾人(Sumerians，閃族人)，他們發明了啤酒釀造配方，釀了酒，就想辦法冷藏。到公元前十八世紀，人類開始懂得在較低溫度下，保存食物不易腐爛。例如，亞述人(Assyrian)興建冰屋；巴比倫人在幼發拉底河和土坑裡，用冰塊雪藏肉類；埃及法老則將灌滿美

酒的酒罐，置於寒夜裡冰凍，或者命奴隸對着酒罐打扇保凍。在波斯，有錢人家興建地底運河和風塔，用以冷藏食品，或製造冰凍糖漿狀飲料(「雪糕」即源自於此)。中國在商代(公元前十七世紀至十一世紀)亦已懂得用冰塊冷藏食物。

「炎夏，人們用水洗臉，涼風吹來，臉孔涼爽，熱氣蒸發。」傑克遜認為，此道理人皆知，然後千方百計，去構思雪藏食品的辦法。人造冰箱，始於十九世紀。當時英國兩名物理學家卡萊文(Lord Kelvin)和焦耳(James Prescott Joule)，於一八五二年合作研究氣體內能，發現了氣體經多孔塞絕膨脹後，所引起的溫度變化現象。這一發現，成為獲得低溫的主要方法之一，後來廣泛地應用在製造冰箱的低溫技術中。

可是，因為當時的自然冰塊貿易十分昌盛，低溫技術發展被擱置下，保存食物不易腐爛。例如，亞述人(Assyrian)興建冰屋；巴比倫人在幼發拉底河和土坑裡，用冰塊雪藏肉類；埃及法老則將灌滿美



冰箱的發明，改變了人類的生活習慣。

的消費者還不知道，冰凍的雞尾酒裡藏有細菌，飲酒的人會死於傷寒熱。」《冰凍》說。

歷史上，真正被承認發明冰箱者，是法國僧侶奧迪夫倫(Abbe Marcel Audiffren)。他設計了冰箱，去雪藏修道院裡的美食。但是，一九一一年他將版權賣給美國通用電力公司(General Electric)。翌年，世界第一台壓縮式製冷的家用冰箱在美國面世。通用公司隨之大量生產電子冰箱，從而取代了原先的絕緣雪盒。一九二七年該公司研製出全封閉式冰箱。

到了今天，冰箱遍佈全球的火車、貨車、倉庫和超市。冰凍方法帶給我們「氫彈、磁共振掃描器和體外受精」等高科技等。冰箱，造福人群。

洪煒書畫展開幕

為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內地著名書畫家、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書法家協會第三屆理事、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書畫名家協會名譽會長、中國傳統文藝學會名譽會長洪煒日前在香港大會堂高座七樓展覽廳舉辦個人書畫作品展。展覽展出140多件作品。

展覽的作品大約有140多件，是洪煒在書法和中國畫方面的優秀之作，題材廣泛、形式新穎。在日前舉行的展覽開幕禮中，洪煒表示，自己是抱著學習的心態來香港舉行個人作品展，希望能夠與香港本地的藝術家多切磋、多交流，促進兩地的文化互動，為弘揚傳統文化和藝術努力不懈。據了解，洪煒乃是江西萬年人，1955年畢業於南昌師範藝術科美術專業班，1960年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系並留校任教，主要教授中國古典文學。洪煒的作品中，有著極為濃郁的中國文學和文化所特有的秀美之氣。值得一提的是，洪煒設計的「橢圓鏤空葵花圖」被南京長江大橋所採用。而這座大橋，是當時中國打破對外國科技依賴、自主造橋、弘揚民族魂的一個成功而又經典的代表作。

參加是次展覽開幕禮的香港書法界泰斗施子青在現場致辭時表示，現在內地官方對傳統書畫教育非常重



洪煒在展覽開幕禮中致辭。

視，因為書畫乃是老祖宗留下的財產，應當倍加珍視。在香港，書畫教育一直被視為是興趣課程，但現在有學校開始相關的教育工作。因此，內地是由官方推動，而香港則由民間推動。所以，他希望透過今次洪煒的作品展，能夠使本地民眾對祖國的文化有更深刻的認識和認同。

有資深業界人士表示，洪煒特別難能可貴是他作為一個年屆八旬的藝術家，還始終與時俱進地關注當下書畫藝術審美和創作的發展與變化，並在用筆的豐富、用墨的虛實和章法的奇特中進行持續性的探索和創新，從今次展覽的作品中，便能夠感受到這一特質。而最為令人能夠感受到洪煒作為藝術家風骨的，乃是其創作的150多幅插圖，曾經編入湖北省的語文課本。足見，一個資深的藝術家，並不僅僅只是坐在書齋中創作，而是對下一代人滿懷深厚的情感。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匯